



分裂的村庄

周建新 著

Fen lie de cun zhuang

二弟第二次自杀，要的是我母亲的命。

二弟不是我亲弟弟，是我二叔家的老二。二弟第一次自杀是在他22岁那年，两年后二弟再次自杀，便把我母亲忧郁成了癌症，母亲说，早知道老二这么想死，不如当初不把他从里捞出来了。

母亲说的这桩事，也是我们的家丑，只是时间久了，人们也就忘了。那时，我已经18岁了，我二弟把我的傻二婶的肚子撑得溜圆，生他时，我二叔是憋尿了，去了厕所就把二弟生在粪缸里。我母亲看见傻二婶抱着肚子出来，赶紧冲进厕所，从恶臭的粪液中捞出二弟，拎着小腿拍后背，对着小嘴吸粪水，才把二弟救出来。二弟一出生就哭，哭声。救二弟时，母亲精神高度紧张，居然忽略了屎尿的气味，弄得母亲的全身，母亲吐了，大吐了三天，吐得全是绿水。

从此，母亲落下个毛病，不能进上厕所了，只要见到二弟就吐。二弟一出生就吐，成了母亲后半生的大问题。母亲是怕二弟的，二弟一出生就大的，嫁给我们老周家，才人多随俗地上了臭味熏天的厕所。二弟一出生才，对母亲的洁癖耿耿于怀，经常骂母亲是没有改造好二弟，弄得母亲没有了一点食欲，骂父亲没修好，老周家没修好，二弟不听，于是，争吵个没完。

本来，我的独眼睛二叔完全可以不娶我的傻二婶，那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分裂 的村庄

周建新 著

Fen lie de cun zhuang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分裂的村庄/周建新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238-9

I. ①分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3129 号

责任编辑 肖潇雨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32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125 插页 3

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238-9
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分裂的村庄	003
去找大都	065
乡村立交桥	088
顽固的电视	117
乌黑的黄金	142

短篇小说

收获	205
街灯不语	217
减	230
翅膀上的二弟	245
咱俩谁当哥	256
红火	268

中篇小说

分裂的村庄

房顶的雕塑

老霍站在房顶，俯视全村，脖子抻成了长颈鹿，脑袋转成了小蜗牛，心里“噼里啪啦”地打着小算盘。

其实，老霍犯不着笨手笨脚地爬上房，也无须伸长脖子到处瞅。他半辈子没离开过村子，当了十几年的村长，哪家啥样，玻璃一样透明。谁家的门锁啥牌子，谁家的水缸摆在哪儿，谁家的孩崽子长了几颗牙，谁家的老爷儿们犯了几回痔疮，他都能如数家珍。甚至谁家的老娘儿们来了红，也瞒不住他，更别说是谁家添个电视机，买个宠物狗，卖出几斤粮了，不消半个时辰，准能传进他的顺风耳。

这些年，村里越来越留不住人了，除了被土地拴得迈不动步子的人，腿脚灵便的不是去跑买卖，就是当了小贩，或者跟随工程队当了工匠。村子越来越空，空得村头放屁，村尾都能听见。就这么二三百户人家，不弄个通透，当个屁村长。

老霍跷着脚，用心地瞅，他不是数锈迹斑斑的铁大门，也不是查房顶上黑黢黢竖着的烟囱，而是透过门窗，去揣摸每一颗关闭的心。人心隔层

肚皮呢，不仔细掂量，站在对面，也他妈的瞅不准。

现在，老霍正筹谋件事，是件大事，闺女的婚事。乡下的风俗，娶媳妇大操大办，嫁闺女鸦雀无声。给闺女办喜事，不合习俗，癞蛤蟆落脚面上——让人硌硬，骂他当村长的不要脸，和城里人一样，净琢磨捞钱。所以，请谁不请谁，咋个请法，办多大的规模，人情债咋还，都藏着玄机，他必须把每个人的想法都弄准，别让人借着喜事耍酒疯。

老霍本来不想拗着乡俗，也不是被钱憋得发疯，而是老闺女给逼的，不办喜事，他的老脸就得扔进锅里煮烂了，捂臭了，甭想像从前那样，光鲜鲜地晃在街面，吆三喝四地对别人指手画脚。

十几天前，老闺女趾高气扬地回家了，大喊着热死了，顾不上老爹的眼睛，甩下了身上肥大的裙子，就差赤裸上身了。老闺女在县城里一家贵族幼儿园当老师，身上也沾染了贵族气息，刚脱下的那套大裙子，至少能换来一头大肥猪，奢侈得让他这个当爹的心惊肉跳。老闺女的幼儿园虽说是民营的，不是国家正式编制，那也是从幼师毕业生中千挑万选出来的，身段不苗条，长得不漂亮，嗓音不好听，还当不成呢。

老霍一向以老闺女引以为豪，老闺女是他的面子，比他的大儿子强上百倍。他的大儿子，书念不成，手艺学不会，除了力气，啥也没有，坐了一宿的火车，还是个破衣烂衫的打工仔，还不如土里刨食，扣几亩大棚，养几圈肥猪呢。儿子不愿意听到他的吆喝声，高低要出去。老霍没法将儿子强留身边，更不想让儿子给他丢人现眼，干脆把儿媳妇也打发出去，陪儿子一块儿当低三下四的农民工。

老霍把一切心思都放在了闺女身上，就当没生过儿子。可是，被老霍视为面子的老闺女，马上就要让他颜面丧尽了。老霍瞅着老闺女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老闺女的小蛮腰没了，衣服的扣子勒得紧梆梆的，脸上的肉没见长，身子倒是胖得挺快。老霍的眼珠子丢在老闺女的肚子上，到处旋转着问号。

老闺女倒是满不在乎，瞪着老爹，教训道，别这么流氓好不好，没见过我妈怀孕吗？

老霍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掉进冰窖里一般，浑身发抖，他不相信这种伤风败俗的事会出现在他家里，发生在他的老闺女身上，村里谁人不知，他的老闺女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连对象都没谈过，一下子挺出了大肚子，还不是全村人的笑柄？别说他当村长呢，就是个放羊的，也会被人戳烂脊梁骨。

老霍把憋了满肚子的寒冷从牙缝里挤出来，低沉地命令老闺女，马上给我做掉！

老闺女护住了肚子，冷笑着说，给你做掉？你以为你是谁。

老霍被激怒了，骂道，我是你爹，你他妈的才出息几天，就敢扑棱了？别忘了，连你都是我的，没有我，你屁也不是，走，到医院做掉。骂罢，他便不管不顾，也不把闺女当成心肝宝贝了，粗鲁地动起了手脚，就差用拳头打到老闺女的肚子上，弄出那个孽种。

老闺女气极了，后悔了回家，她操开老爹，扭身跳到院中。老霍还想扯住老闺女，勒令做人流。老闺女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，示意老霍，再敢强迫，就喊破这层窗户纸，让全村人都知道。

老霍定定地立在屋里，不敢追出去，他太怕老闺女喊了。老闺女的嗓子，就是一把刀，会把他的脸皮全割下来，割得鲜血淋淋。他只能任凭老闺女大大方方地离开村子。

眼光追着老闺女的背影，老霍是牵肠挂肚，既然老闺女舍不得割下心头肉，那就要讨个名正言顺的说法。老霍一辈子没认过输，这么多年，好多人想把他从村长的位置上拉下来，都屁滚尿流了，今天他也不能败在老闺女的手里。瞄着老闺女的背影，踩着老闺女的足迹，老霍追到了县城，他高低揪出那个坏男孩，命令他们马上结婚。

坏男孩藏得不深，也可以说是没藏，老霍用不着老谋深算，很容易地

把男孩拎出水面。男孩开着和房子一样长的小轿车，到幼儿园门口接他的老闺女。当然，那车不是男孩的，男孩是位老板的司机，也是老板的保镖。老板纳的税能养活政府大楼里所有的人，所以，老板见了县长用鼻子说话，司机也敢和县长平起平坐地握手。

怪不得老闺女的肚子腆得如此骄傲，原来那个男孩非等闲之辈。当然了，老霍也不是吃白饭的，要不，全村一千来口人呢，凭啥让他当村长？别看中国这么大，所有的官儿，凭一张纸儿就能当，只有村长，那张纸儿不好使，没点儿手腕，真不行。

老霍不想要手腕，手腕是要给别人的，男孩是他的女婿，家里人。老霍在男孩用遥控器打开车门的时候，堂而皇之地坐进副驾驶的位置。趁着男孩一愣神，他把全家福照片递到男孩的手中。

老霍闭上眼睛，用鼻子哼出了，我是她爹。

男孩释然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热情地伸出了手。老霍却不想和男孩平等地握手，在这一点上，老霍认为自己比县长牛×，他是男孩的老丈人，没经他的允许，这臭小子居然想添人进口，怎么也得给他点儿颜色。

男孩讪讪地问，有事儿吗？

老霍这才睁开眼睛，死死地盯着男孩的脸，坚定不移地说，回村里补办个婚礼。

男孩犹豫了，他还没认可老霍是老丈人。老霍的眼光突然间犀利得磨刀霍霍向猪羊了。男孩妥协了，应允下来，只是提了个条件，说自己分文皆无。

老霍轻蔑地笑了。

晌午的阳光热辣辣的，似乎把整个辽西走廊的热情都倾泻下来，老霍毫不在乎，依然站在房顶，瞭望下去。

现在，老霍的眼光移到了村子的中间。村子的中间不再是村子，一条

高速公路把村子一切两半。小轿车箭一般穿梭而过，大货车山一般蛮横地摇晃，看不见的尾气在高速公路上扭出了一道蒸腾的蜃气，形成了一条虚拟的天河，把村子隔成了牛郎织女。

高速公路那半边村子，山弯了，树扭了，房子也歪了，就连葱葱郁郁的杨树叶，也覆上了一层膜，像是老人眼里的白内障。

老霍的眼里却什么也障不住，看得清楚着呢。

十年前，高速公路修到霍林村，把村子拦腰斩断，也把村中老霍家和老林家彻底分开。或许这就是天意，村里霍林两个家族世代不睦，选择宅基地时，尽量互不相邻，所以村子出现了蜂腰状，两边大，中间细。设计高速公路的人，瞄准了这一点，斩钉截铁地从村子的蜂腰穿过，因为，傻子都算得明白，这样成本最低。村子分裂了，直至今日，老霍家与老林家几乎老死不相往来。

最初的时候，人们并没有感觉到什么，反倒有些高兴，老林家人不再担心受老霍家人的欺负了，老霍家人也用不着防备遭到老林家人暗地里祸害。他们经常并肩骑着摩托车，沿着半成品的高速公路，兴高采烈地奔向县城。

直至高速公路快要通车了，老林家人才傻了眼，他们那半边村子，三面环山，一面横着高速公路，出去的路都被堵死了，想过这边儿来，得绕十几里路。即使是去别的村，也只有山上的羊肠小道，自行车都骑不了，更不用说摩托车了，想卖点儿农副产品，也得肩扛驴驮十几里。是干啥啥蹩脚，种啥啥赔钱，更别提小孩上学念书了。即使是十年后村村通公路了，和老林家也没关系，那半边不是村部所在地。

老林家被彻底地丢在了农耕社会。

年轻人受不了贫寒与蹩脚，携儿带女逃出村子，剩下的是非老即残，非傻即癫，侍弄几亩房前屋后肥水不缺的好地，便可以喂饱肚子了。于是，田野间糊满了蒿草，山坡上长疯了荆棵，户户房顶长茅草，十家能有九

家空，三家两户没窗户，街街都有半坍半塌的房壳子。

高速公路真好，弄出个老霍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从此，他无须和老林家人剑拔弩张了。

从前竞选村长，霍林两家总会有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，两大姓氏谁当村长，不拼个你死我活，很难见出高低。现在好了，老林家人的选票像瓢里拨出去的水，剩不了几滴了。除了唯一的年轻人小羊倌林小蛮，跃跃欲试地有些想法，其他的人，不夸张地说，老霍多吹几口气，就能把这些老棺材瓢子吹倒了。

老霍不再担心老林家那边儿颠覆他了，一心一意地经营老霍家这一边儿，桥修得宽绰绰的，路铺得直挺挺的，摩托车的油门一拧，不消半个时辰，就在县城穿街走巷了。老霍把从高速公路上挣来的钱快焐熟了，直到老林家那边人憋得跑得差不多了，才将这些钱变成了一座座大棚，一座座养猪场、养鸡场，让老霍家人不出村，也能摸到一捆捆的钱。老霍什么都不怕，就怕霍家这边儿和老林家一样，闹起人荒。

现在，老霍家这边半个村，家像个家，户像个户，街道规整整，路面干净净，就算三四十年的老房子，也能值个两三万元，本村人搬走了，房子空不了多久，就会补进个外来户，不像老林家那边，白送都没人住。

老霍的眼光显出了无限的自豪，他站在房顶上，清晰地看到了老霍家的崛起和老林家的衰败。渐渐地，老霍把眼光延伸得更加深远，更加缥缈，缥缈得如同海市蜃楼。这时，有个人影慢慢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在他虚幻的空间里踩出了无数朵浪花，孙悟空般真实地跳进他的思绪。老霍之所以能像今天这样，站在房顶，居高临下地藐视一切，完全是这个人的功劳，没有这个人，就没有老霍在村里牢不可破的地位。

这个人就是让全村人没齿难忘的张大能。

老霍的眼光跋山涉水地越过万里之遥，落在了天涯海角的三亚湾，那里居住着老霍念念不忘的张大能。老闺女的婚礼，可以少上几道硬菜，却

少不得硬人，乡里的党政一把手，充其量是个土皇帝，还不够份儿，不能让他脸面大放光彩。他们那点儿本事，不过是把自己的屁股坐懒了，肚子撑圆了，进了县城照样是土鳖。在他的朋友圈儿中，最有影响最有本事的还是张大能，他能让省里的交通厅厅长沾着尘土走进霍林村，礼贤下土地给小孩鞠躬行礼。虽然他们之间十年没见面了，但友谊不可能被时间蒙上灰尘。

老霍决定了，请张大能当老闺女的证婚人。

张大能是他的另一张脸。

凹陷的点将台

张大能是何许人？还得让我们从头说起。

要说张大能多有能耐，霍林村谁也说不清楚，就连张大能咋落户的霍林村，至今仍是个谜。三十年前，霍林村是个非常纯粹的霍家和林家的村子，没有一户杂姓，张大能搬进来，成了全村唯一的第三姓氏。霍林两家再有恩怨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，不让外村人搬进来，争夺他们的口粮，村里的土政策向来是姑娘出嫁，立马搬家，甬想留在村里。直至张大能娶了霍家的姑娘，热情万丈地来到霍林村，活生生地把这道铁律给熔化了。张大能说，这是啥破规矩，皇宫里还不撵公主呢，多我一张嘴把村子吃穷了？卫青能替皇家抵挡百万匈奴铁骑，我能让全村几百口人逢年过节肉面沾牙。张大能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人频频点头，精明的人立刻猜出，张大能可能让他们肉面沾牙了。就这样，张大能“嫁”进了霍林村，至于谁同意的，咋办的落户手续，都是稀里糊涂。

肉面沾牙，是那个时代庄户人家的最高奢望，几斤肉几斤面几年也见不到几回。张大能却说得到做得到，一进村子就表现出了无所不能，什么粮票肉票布票煤票还有自行车票，变戏法似的从他腰包里掏出来，想哪一

天过节，找张大能好了。那些年，张大能的家比供销社还热闹，他对所有人的请求一律应允，于是，一句顺口溜在霍林村经久不衰地流传：中中中，行行行，电子后街有个张大能；张大能说话当当当，他的真名叫张邦昌。

张大能很忌讳从前的真名，他爹肚子里的墨水不多，起名不慎，和历史人物重合了。那时，收音机里热热闹闹地播刘兰芳的《岳飞传》，张邦昌便成了“臭”的代名词。不知是谁这么有本事，把张大能的老名儿倒腾了出来，满街地张扬。

胆敢在大街上叫他原名的人，都是花了钱没办成事儿的人，语调中充满了愤懑。张大能办事，向来是钱拿到手，便是肉入狼口，不管事情办没办成，甭想抠回去。村里头总有求他办事被拖得不耐烦的人，骂街便是难免的。不过，骂他的人总归是少数，张大能不可能将自己弄成过街的老鼠，他把事情的轻重缓急分得特清楚，凡遇到救灾救命的大事，总是不遗余力。

当然，对村里有头有脸的人，张大能还是另眼相待，村干部有事相求，他准会尽心尽力地办妥。许多年以后，张大能和村长老霍喝酒喝高了，不小心说走了嘴。张大能说，谁的事我都给办成了，我就不是张大能了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办成一百件事，一件事没办好，你就是王八犊子了。这事呀，办到八成熟，才最恰当，他就得求爷告奶地让你事办到底。人嘛，当好人当坏人都不如当能人，有了本事，骂也没用，求你的时候，照样把膝盖跪肿了。

时过境迁，现在看来，张大能的能耐不算是啥能耐了，花钱买东西呗。就连张大能自己都承认，只要见多识广，能言善辩，再施些小恩小惠，谁都能把事办成了，只不过乡下人的眼光被山挡住了，没见过世面。

张大能真正大显身手的是十年前，他揽来了修高速公路的活儿，成了名震四方的张总。用张大能保镖的话来说，那钱呀，百元大钞一张挨一张

地摆,能把路面铺满了,雇一个人一张一张地往天上扬,人累死了,百元大票子还没扬完呢。

张大能把村部当成了高速公路指挥部,把全村的劳动力当成了自己的工人,村里人开始真正地借了张大能的光,家家有人忙在工地,户户赚个盆满钵满,一时间,村里头拱出了十几个万元户,村长老霍的家底儿,也是那时打下的,只不过他凭的是脑瓜,不是体力。

修高速公路那阵儿,村村因为动迁和占地补偿打个人仰马翻,弄得乡里和县里的头头们疲于奔命。这些,还不是最难的,只要不发生械斗,总有办法应付,他们最担心的是霍林村,谁都知道,霍林两家向来不睦,有人传言,霍林村霍林两家磨刀霍霍,要拼尽最后一滴血。

头儿们慌了,担心两家会发生旷日持久的“武装冲突”,那样的话,高速公路就甭想修进霍林村了。上级把修高速公路当成政治任务,修到哪儿,哪儿的地方官就得全力护航,谁出了问题,就拿下谁屁股下的椅子。开征地补偿协调会那天,老霍借故逃走了,理由差点儿没让他老爹老妈重新死一回。头儿们找到他时,他快把长脖子缩到了脖腔里,只差没有王八的本事藏到壳里。老霍说,饶了我吧,把我的村长免了吧,我还想多活几天。老霍心里明白得很,村长是老百姓选出来的,官再大也没权免村长。

老霍拖得太久了,再拖下去,工程车就要开进来了,老霍怎么也不应该阻挡历史的车轮,做螳臂挡车的蠢事儿,就妥协了,当然,妥协的代价是补偿费多得了一些。别的村难免要攀比,老霍解释说,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,我还得每家每户地去串门,花钱把人家磨快了的刀子一把一把地买回来,要不,一眨巴眼睛的工夫,就出人命了。

奇怪的是,最让人担心的地方,却最没故事,从测量到高速公路开工,直至快要通车了,霍林村出奇地安静,安静得鸦雀无声,谁也不知道霍林村啥时候平心静气地把钱分完了。有人问村长老霍,到底用上了啥手腕?老霍生气地回答道,用得着手腕吗?那钱明知眼露地摆着呢,小学三年级

的学生都会算,分个爪干毛净,一分不留,谁也不来找你打架了。

老霍谁都能唬得住,唯独唬不住张大能,看着全村人沾沾自喜点着钞票,张大能诡秘地笑了,他识破了一个天机。要说老霍没用手腕,的确侮辱了他的智商。老霍打了一张超级牌,在人们把发红的眼睛都盯在钱上时,老霍冷静地把鬼点子打在了名上。张大能像警犬一样灵敏的鼻子,嗅出了不同一般的气味。他判断出了霍林两家要械斗的谣言,发源于老霍的嘴,只不过老霍闭得及时,就像泛滥的大河寻找不到涓涓的源头一样,也就无从查起了。

这场本是无中生有的械斗,盘踞在头儿们的脑海中,牢不可破,没等他们纠集公检法强硬干预,就被老霍平静地化解了,而且化解得无声无息,这样的本领,确实非凡。从此,老霍便进了县乡头儿们的视野,各种荣誉纷至沓来,老霍因此名声大震。

张大能不觉得老霍狡诈,人嘛,逢事多留几个心眼儿,拐出几个小点子,能有许多意外的收获。从这个角度上看,张大能没白入赘霍林村,终于带出个会办事的徒弟。

修路那一段日子,张大能和老霍的友谊进入了蜜月期,因为张大能确实离不开老霍。老霍呢,也离不开张大能。这块大蛋糕,霍林村几百年也轮不上一回,必须多切几刀。

张大能再有本事,到了孙悟空的程度,也没有用,离开土地佬照样玩不转,谁也不能把空气抓下来,垫到路上,得靠硬土碎石实打实地往上堆。土石方哪里来?高速公路修到哪儿就得用到哪儿。修到霍林村,就得用霍林村的土,这一点,老霍清楚,张大能更清楚。

土石方成了张大能最大的难题,高速公路在霍林村依山而走,石头不缺,却无处取土。霍林村原本耕地就不很多,又被高速公路咬去一块,剩下的土地,村里人视为命根子,死活不肯让挖掘机给弄到路上去。

张大能无计可施，只好把主意打在了村后边的点将台。

霍林村的点将台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，那是霍家荣耀的象征，霍家之所以祖祖辈辈牢牢地控制着霍林村，就是因为背靠着点将台。传说那是霍去病北击匈奴，誓师时留下的，霍去病就是干大事的人，把点将台堆成了一座山。当然，有人提出质疑，霍去病北击匈奴，去的是河西走廊，不是辽西走廊。霍家人才不管别人的引经据典，反驳道，霍去病都打到贝加尔湖去了，怎么就不能路过辽西？反正姓霍，就是霍去病的后代，你能怎么样？

听者一笑，没人再去较真儿。

点将台上的土，不知咋就那么硬，硬得像石头，别说是种庄稼，就是种树，树也长不高，逢上旱年，那树蔫蔫地就死了，成了勤快人家的柴火。所以，点将台总像是秃子的脑袋，长不出几缕毛。不过，那土硬有硬的好处，不管多大风雨，点将台就像硬汉一样，千年不倒。

张大能看中的，就是点将台土的硬度，这样的土铺向高速公路，抵得上混凝土，修出的路，会万年牢。张大能提出用点将台的土，老霍当时就火了，骂着张大能，你不如挖我们霍家的祖坟。张大能不温不火，国家建设嘛，一路上迁走了多少家祖坟，数都数不清。老霍说，点将台是文物，不能碰。张大能说，村级的吧，县政府都没下过文。老霍没词了，一拍桌子，我是村长，我就不让你动。张大能一笑，算了吧，你是啥都没用，咱谁说的都不算，拿钱来说话。老霍说，那你就等着挨宰吧。

没过多久，村里和张大能签下了协议，把点将台的使用权卖给张大能五十年，价格足够在县城买下一幢楼了。张大能依旧咧着大嘴，像占了多大的便宜。这笔钱，老霍没有往下分，老林家闹意见也没用，点将台是霍家祖先传下来的，和老林家没关系，你们该干啥干啥去。

张大能开始施工了，他雇来爆破的专家，把点将台掏成了马蜂窝，又